

告别“圈地收费”凤凰才能涅槃

余宗明

今日论语

备受舆论关注的凤凰古城门票是否取消,终于落下了靴子:自2016年4月10日起暂停景区验票,保留景点验票。这意味着,凤凰古城捆绑一票制门票不久将取消,恢复至2013年4月10日前的运营模式。

3年时间,凤凰古城兜了一圈后又回到原点。尽管说,推行一票制前后的经济效益增减尚待数据厘清,可从推行后民众吐槽、散客减少、商家罢市等反响看,当地无疑是缴了一笔不小的“口碑税”。而从“凭票入景点”到“凭票进景区”再到进景点才收费,也契合公众对当地迷途知返的想象。

3年前,当地官方在遍地质疑中,毅然决然单方实行起所谓门票“新政”,这坐地收“买路钱”的吃相煞是难看,一时间,当地政府被口水包围,其“提升旅游质量”的说法也遭群嘲。

到头来,景区和游客、景点和商家间原有的利益调配机制,陷入全面失衡;当地旅游收入也从依靠全域旅游产业链,转向门票经济依赖。而原本带有文化遗产属性的“清水穿城过,人家尽枕河”的隽秀景象,在“急红了眼”的捆绑售票商业操作下,更多地沦为吸引门票收入“连接”的资源WiFi,失去了许多意蕴,也透支了其生命力。事实上,不惟凤凰,国内不少搞“圈地收费”的景区都是这样。

现实证明,“圈地收费”模式的

边际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反倒是像西湖这类长期免费的景区,能凭着稳定流量和旅游业生态圈范围内的餐饮零售业等效益的大幅提升,获得可观的代偿性综合效益。

对凤凰古城这类早就不是“过路式景区”,而是服务和产品供给格局渐趋成熟的综合旅游去处的地方而言,认清这点尤为重要:若在门票问题上过多地打转转,而忘了旅游经济其实囊括了“吃住游娱行购”等多重要素,既是在挥霍延长产业链中的经营模式转型机会,也会在开发层面陷入挖潜拓面竭泽而渔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对某些地方来说,“圈地收费”的好坏,其实已在政绩导向的短期收益考量下让位于“拔毛的便利性”:以多条腿走路

代替门票经济单腿行走,相当于立足长期的“养鱼”和着眼眼前的“杀鱼”,可有些地方政府更愿意直接拔毛或者说“杀鱼”。像凤凰,此前已有媒体报道,当地县政府独资公司在2013年初成立的凤凰古城景区管理服务公司占股49%,直接从门票收入中分利,显然比带动旅游业发展做大征税“资金池”,来钱要快得多,所以它们会轻易成为“圈地收费”的拥趸。所以,如何实现地方政府跟景区门票经济间的切割,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圈地收费”对于凤凰们,就像自缚的茧,只有破除了这层茧,才能实现涅槃,才能迈向高阶的旅游格局。在这方面,凤凰古城从收费到免费的波折,算是殷鉴在前。(相关报道见A12版·中国新闻)

新民随笔

偏见的日常

董纯蕾

听说NASA(美国宇航局)破天荒地收到了超过18300份报名申请,人们争先恐后地想要成为2017年宇航员训练班的一分子,想要有朝一日飞向太空探索宇宙。

听说这则热血的正面新闻时,我的手机正又一次沦陷于“疫苗”的包围圈里,不禁长舒一口气。先是各种与眼下的“无冷链疫苗事件”并无直接因果关系的疫苗负面新闻,铺天盖地;再是各样“你不知道的疫苗ABC”知识帖,不厌其烦。知识真的管用,道理也都正确,只是说再多,还是有人在底下评论,说着一些看起来无关的危险。

时间倒退至1970年,提起那些探索宇宙的庞大项目,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向往,而是质疑:在一个地球上还有这么多人吃不上饭的时代,怎么舍得把这么多钱花在遥远的太空?于是,有了那封著名的赞比亚修女致马歇尔太空航行中心科学副总监史都林格的信,以及那封被NASA以《为什么要探索宇宙》为标题公开发表的著名回信。直到现在,这封信都几乎被视作回答类似问题的“完美答案”。

当年,随这封信一起寄给修女的,还有“阿波罗8号”1968年圣诞节在环月轨道上拍摄的“升起地球”。时间再回到今年,人们有了更多难忘的太空图片,本月初刚结束“太空一年”任务返回地球的NASA宇航员凯利,在国际空间站里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发布了700多张太空图片,甚至玩起超级“秀恩爱”——和女友拍摄同主题照片,他在太空,她在地球。一时间,圈粉无数。

我不确定这些事情之间有何必然的因果关系,是不是因为有了更多的史都林格和凯利,才有了现在的18300份申请。但我确定,直到现在,依然有人持有当年的疑问,只是,想要探索宇宙的人终究多了起来。

绝大多数时候,莫怪人们有偏见。怎么能总是不偏不倚呢?又不是在回答考题或撰写论文。我们只是在生活中有感而发。谁不是知道这多一点,了解那少一点;谁不是在乎此多一些,在乎彼少一些?哪怕我其实知道问题的全部答案,可是这一刻,我就不想和你讨论正题,就想聊点儿细枝末节,行吗?不要怨怪你的受众有偏见,只要继续说你觉得有价值的事。时间会给你最好的回报。

给梅永红的转型更多掌声和祝福

日报观点

去年9月辞去山东济宁市市长职务、加盟华大基因担任深圳国家基因库负责人的梅永红,在参加3月28日的中国IT领袖峰会主题论坛时称:“(离开公务员队伍)实际上是一种回归,我回到自己更为熟悉的领域,甚至在这个平台更能发挥作用,这是更能体现人生价值的转型。”

梅永红早年在农业部工作,后来转到科技部工作,再后来去山东担任市长,不到5年又辞去公职到大公司做业务。这样的转型虽然跨度很大,但仔细想想也不算太离谱。从行政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说,梅永红以前的官场经历,跨度其实也是很大的。在国务院职能部门做处长、司长,终究只是一名典型的事务官员,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从事科技政策研究,这其实算不上“从政”。而他去地方做市长,实际上是从一名事务类公务员转型为一名政务类公务员了——从狭义角度理解,这才是真正的官员。

政务类公务员和事务类公务员的工作方式与责任担当的实际区别是相当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非常认同梅永红对自己转行到企业的说法,即回归更为熟

悉的领域,在那里更能体现他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们自然也应祝福他在如今及今后的职业生涯中事业辉煌,成就其人生追求。

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政治生态的日趋正常化,像梅永红那样的

辞职相信会越来越多。民众也应慢慢适应官员及一般公务员的体制内外个人转型和职业生涯自我选择,并真诚地祝愿他们在更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创造更大的价值。(朱达志刊今日中国青年报 本报有删节)



还来一“刀”

“无影灯下,还来一‘刀’,手术暂停,钱交不交?!”某地一家民营医院竟然在手术过程中向患者提出加价,引发社会关注。据悉,相关医院已受处罚。潘顺祺 画

新民新语

书名太长了

左妍

周末逛了两家书店,一边惊叹于现在书店的装修越来越有格调,一边却困惑不解,摆在展台上的新书或畅销书,怎么书名越来越令人无感?

没有看过内容,不好评价作品本身,所以只谈谈书名。比方说一本书名《不忘此生优雅》,作者周作人,配图则是我非常喜欢的、微博上的“老树画画”。老树在微博上的图文,精辟又写意,可是这个书名,实在欣赏不来。再比如,《愿你成为最好的女子》,看上去是一碗“心灵鸡汤”,可再一瞧,腰封上的照片竟是大名鼎鼎的美食家蔡澜。

现在,只有长书名才有出路吗?大腕出书,也要靠卖弄文艺腔来迎合受众了吗?

记得当年,我最开始有印象的长书名是《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后来,好像所有书名一夜间都变长了,由一个字,一个词,变成了一句话。其实单纯从长度来说也没什么不好,有短就有长,和作品好坏无关。但后来,书店里满满的都是这种一口气读不完的书名:《我就是想停下来,看看这个世界》《愿我天真如初,愿你善良如昨》《所有年轻人都将在黎明前死去》……这,似乎不是一个好趋势。

中国汉字讲究含蓄内敛,书名崇尚凝练隽永。而现在,出版社为了让书更具竞争力,可谓做足了功夫。成片出现的散文化、文艺腔的书名不仅不知所云,还带来审美疲劳。前两年,曾有一套“大师经典系列”引起网友疯狂吐槽,谁能想到《此去经年,谁许我一纸繁华》是胡适作品选,而《风弹琵琶,凋零了半城烟沙》是鲁迅作品选?

对出版业来说,长书名或许也是对当下文化市场的一种无奈应对,因为市场,所以有人向这种价值取向靠拢。但这种表面上的“文艺腔”实质上反映了当下人文化审美的某种病态,它用一种模仿古诗词以及流行音乐歌词的手法唤醒我们的审美意识,看上去很美,内容却空洞疲软。

不可否认,的确有不少书名长且“文艺”的作品卖得很好,不知道书名的功劳有多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读者始终认同,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书本身的含金量。无论这个社会发展有多快,无论文学这种艺术形式会走向何处,有一点不会改变,内容为王。

自由谭

“2015年度网络作家排行榜”震撼发布,网络作家“唐家三少”以1.1亿元的年度版税收入折桂,达成令人惊叹的排行榜“四连霸”。这可能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范围内所有以写作为生的人中,唯一靠码字赚取亿元收入的职业作家了。

网络文学从上世纪末诞生,到今天只发展了短短二十年不到。作为文娱产业中的新军,它为何会异军突起,成为新兴造富行业的一分子,其中的规律和现象值得研究一二。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中国大陆的文化市场进入多元化时代。欧美、日韩以及我国港澳台的流行文化纷至沓来,内地摇滚乐、校园民谣、动漫、情景喜剧、电影贺岁片等多种娱乐样式在国内市场蓬勃兴起。

为何网络作家中诞生亿万富豪

丰言

但同时期的文学领域发展却显得有些失衡,始终集中在纯文学方面,比如先锋文学、朦胧诗歌等。对于广大平民老百姓来说,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鲜有大陆作家涉及。直到互联网开始普及,这个现象才有所改变。

当“榕树下”等文学原创平台逐渐出现并找到相关盈利模式(付费电子阅读)后,原本埋藏在芸芸众生中的业余作家们才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从而能够进入职业作家行列持续发挥他们的想象力。

第一个年收入过百万的网络职业作家诞生在2004年,这之后网文作家的收入来源主要还是依靠付费电子阅读以及实体出版。要

造就亿万富翁需要新的收入增长点。于是为了成功对网络小说吸纳的庞大粉丝群进行二度消费,又催生出运营衍生版权的生产方式。

如对网络小说进行网络游戏改编、影视剧改编、有声书广播剧改编、动漫改编等等。其中又以影视与网游两大改编最能吸金并刺激粉丝消费。自2013年开始,上述所有的改编及营销概念都被打包放入“IP”这个舶来品中,并在2015年迎来了“IP大爆发”之年,将顶尖的网文作家收入推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目前网络文学已经完成了自身的产业化、规模化,完美衔接了文化市场的传统产业链,作为文娱生产

商的上游行业,为影视、动漫、游戏等多种下游产业提供原创素材。其衍生出的文化产品覆盖多个领域,几乎囊括了我们娱乐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过这次网文行业的亿元年收入的出现是借助了2015年的IP东风。在2016年能否持续高歌猛进,或许该打个问号。

此外,榜单中的网络作家集中表现为70后、80后生人。他们大多在网络文学中打拼超过五年甚至十年以上。作为这个行业里的中坚力量,惊人的财富与辛勤的汗水成正比。虽然我们这些看客也许会发出“生逢其时”的感叹,但个人努力与把握机遇永远是各行各业成功者的取胜之道。